

阿毗達磨俱舍論卷第十四 觀四

專者世親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分別業品第四之二

傍論已了復應辯前表無表相頌曰

無表三律儀 觀四 不律儀非二

論曰此中無表畧說有三一者律儀二不律

儀三者非二謂非律儀非不律儀能遮能滅

惡戒相續故名律儀如是律儀差別有幾頌

曰

律儀別解脫 靜慮及道生

論曰律儀差別略有三種一別解脫律儀謂

欲塵戒二靜慮生律儀謂色塵戒三道生律

儀謂無漏戒初律儀相差別云何頌曰

初律儀八種 實體唯有四 形轉名異故

各別不相違

論曰別解脫律儀相差別有八一苾芻律儀

二苾芻尼律儀三正學律儀四勤策律儀五

勤策女律儀六近事律儀七近事女律儀八

近住律儀如是八種律儀相差別總名第一

別解脫律儀雖有八名實體唯四一苾芻律

儀二勤策律儀三近事律儀四近住律儀唯

此四種別解脫律儀皆有體實相各別故所

以者何離苾芻律儀無別苾芻尼律儀離勤

策律儀無別正學勤策女律儀離近事律儀

無別近事女律儀云何知然由形改轉體雖

無捨得而名有異故形謂形相即男女根由

此二根男女形別但由形轉令諸律儀名為

苾芻苾芻尼等謂轉根位令本苾芻律儀名

苾芻尼律儀或苾芻尼律儀名苾芻律儀令

本勤策律儀名勤策女律儀或勤策女律儀及正學律儀名勤策律儀今本近事律儀名近事女律儀或近事女律儀名近事律儀非轉根位有捨先得得先未得律儀因緣故四律儀非異三體若從近事律儀受勤策律儀復從勤策律儀受<sup>疑四</sup>必芻律儀此三律儀為由增足遠離方便立別別名如隻雙金錢及五十二十為體各別具足頓生三種律儀體不相離其相各別具足頓生三律儀中具三離殺乃至具足三離飲酒餘數多少隨其所應既爾相望同類何別由因緣別相望有異其事云何如如求受多種學處如是如是能離多種僑逸處時即離眾多殺等緣起以諸遠離依因緣發故因緣別遠離有異若無此事捨必芻律儀爾時則應三律儀皆捨前二攝

在後一中故既不許然故三各別然此三種互不相違於一身中俱時而轉非由受後捨前律儀勿捨必芻戒便非近事等近事近住勤策必芻四種律儀云何安立頌曰

受離五八十 一切所應離 立近事近住

勤策及必芻

論曰應知此中如數次第依四遠離立四律儀謂受離五所應遠離安立第一近事律儀何等名為五所應離一者殺生二不與取三欲邪行四虛誑語五飲諸酒若受離八所應遠離安立第二<sup>疑四</sup>近住律儀何等名為八所應離一者殺生二不與取三非梵行四虛誑語五飲諸酒六塗飾香鬘舞歌觀聽七眠坐高廣嚴麗牀座八食非時食若受離十所應遠離安立第三勤策律儀何等名為十所應離

謂於前八塗飾香鬘舞歌觀聽開為二種復加受畜金銀等寶以為第十若受離一切應離身語業安立第四必芻律儀別解律儀名差別者頌曰

俱得名尸羅 妙行業律儀 唯初表無表

名別解業道

論曰能平險業故名尸羅訓釋詞者謂清涼故如伽他言受持戒樂身無熱惱故名尸羅智者稱揚故名妙行所作自體故名為業豈不無表亦名不作如何今說所作自體有慙恥者受無表力不造眾惡故名不作表思所造得所作名有餘釋言是作因故是作果故名作無失能防身語故名律儀如是應知別解脫戒通初後位無差別名唯初刹那表及無表得別解脫及業道名謂受戒時初表無

表別別棄捨種種惡故依初別捨義立別解脫名即於爾時所作究竟依業暢義立業道名故初刹那名別解脫亦得名曰別解律儀亦得名為根本業道從第二念乃至未捨不名別解脫名別解律儀不名業道名為後起誰成就何律儀頌曰

八成別解脫 得靜慮聖者 成靜慮道生

後二隨心轉

論曰八眾皆成就別解脫律儀謂從必芻乃至近住外道無有所受戒耶雖有不名別解脫戒由彼所受無有功能永脫諸惡依著有故靜慮生者謂此律儀從靜慮生或依靜慮若得靜慮者定成此律儀諸靜慮邊亦名靜慮如近村邑得村邑名故有說言於此村邑有稻田等此亦應然道生律儀聖者成就此

復有二謂學無學於前分別俱有因中說二律儀是隨心轉於此三內其二者何謂靜慮生及道生二非別解脫所以者何異心無心亦恒轉故靜慮無漏二種律儀亦名斷律儀依何位建立頌曰

未至九無間 俱生二名斷

論曰未至定中九無間道俱生靜慮無漏律儀以能永斷欲塵惡戒及能起惑名斷律儀由此或有靜慮律儀非斷律儀應作四句第一句者除未至定九無間道有漏律儀所餘有漏靜慮律儀第二句者依未至定九無間道無漏律儀第三句者依未至定九無間道有漏律儀第四句者除未至定九無間道無漏律儀所餘一切無漏律儀如是或有無漏律儀非斷律儀應作四句准前四句如應當

觀四

五

知若爾世尊所說略戒

身律儀善哉 善哉語律儀 意律儀善哉

善哉遍律儀

又契經說應善守護應善安住眼根律儀此

意根律儀以何為自性此二自性非無表色

若爾是何頌曰

正知正念合 名意根律儀

論曰為顯如是二種律儀俱以正知正念為

體故列名已復說合言謂意律儀慧念為體

即合二種為根律儀故離合言顯勿如次今

應思擇表及無表誰成就何齊何時分且辯

成無表律儀不律儀頌曰

住別解無表 未捨恒成現 刹那後成過

不律儀亦然 得靜慮律儀 恒成就過未

聖初除過去 住定道成中

論曰住別解脫補特伽羅未捨以來恒成現世此別解脫律儀無表初刹那後亦成過去前未捨言遍流至後無散無表有成未來不隨心色勢微劣故如說安住別解律儀住不律儀應知亦爾謂至未捨惡戒以來恒成現世惡戒無表初刹那後亦成過去諸有獲得靜慮律儀乃至未捨恒成過去未餘生所失過去定律儀今初刹那必還得彼故一切聖者無漏律儀過去未來亦恒成就有差別者謂初刹那必成未來非成過去此類聖道先未起故若有現住靜慮彼道如次成現在靜慮道律儀非出觀時有成現在已辯安住善惡律儀住中云何頌曰

住中有無表 初成中後二

論曰言住中者謂非律儀非不律儀彼所起

觀四

六

業未必一切皆有無表若有無表即是善戒或是惡戒種類所攝彼初刹那但成現在然現在世處過未中故以成中說成現在初刹那後未捨已來恒成過現二世無表若有安住律不律儀亦有成惡善無表不設有成就為經幾時頌曰

住律不律儀 起涿淨無表 初成中後二

至涿淨勢終

論曰若住律儀由勝煩惱作殺縛等諸不善業由此便發不善無表住不律儀由淳淨信作禮佛等諸勝善業由此亦發諸善無表乃至此二心未斷來所發無表恒時相續然其初念唯成現在自茲已後通成過現已辯無表成表云何頌曰

表正作成中 後成過非未 有覆及無覆

唯成就現在

論曰諸有安住律不律儀及住中者乃至正作諸表業來恒成現表初刹那後至未捨來恒成過去必無成就未來表者如無表釋有覆無覆二無記表定無有能成就過未法力

觀四

七

既劣得力亦微是故無能逆追成者此法力劣誰之所為是心所為若爾有覆無記心等勿成過未此責非理表昧鈍故依他起故心等不然無記表業從劣心起其力倍劣彼能起心故表與心成有差別如前所說住不律儀此不律儀名差別者頌曰

惡行惡戒業 業道不律儀

論曰此惡行等五種異名是不律儀名之差別是諸智者所訶故果非愛故立惡行名障淨尸羅故名惡戒身語所造故名為業根

本所攝故名業道不禁身語名不律儀然業道名唯目初念通初後位立餘四名或成表業非無表等應作四句其事云何頌曰  
成表非無表 住中劣思作 捨未生表聖成無表非表

論曰唯成就表非無表者謂住非律儀非不律儀以微劣思造善造惡唯發表業尚無無表况無記思所發表業除有依福及成業道唯成無表非表業者謂易生聖補特伽羅表業未生或生已捨俱成非句如應當知說住律儀不律儀等成就表業無表業已此諸律儀由何而得頌曰

定生得定地 彼聖得道生 別解脫律儀得由他教等

論曰靜慮律儀由得有漏根本近分靜慮地

心爾時便得與心俱故無漏律儀由得無漏  
根本近分靜慮地心爾時便得亦心俱故彼  
聲爲顯前靜慮心復說聖言簡取無漏六靜  
慮地有無漏心謂未至中間及四根本定非  
三近分如後當辯別解脫律儀由他教等得  
能教他者說名爲他從如是他教力發戒故  
說此戒由他教得此復二種謂從僧伽補特  
伽羅有差別故從僧伽得者謂比丘比丘尼  
及正學戒從補特伽羅得者謂餘五種戒諸  
毗奈耶毗婆沙師說有十種得具戒法爲攝  
彼故復說等言何者爲十一由自然謂佛獨  
覺二由得入正性離生謂五苾芻三由佛命  
善來苾芻謂耶舍等四由信受佛爲大師謂  
大迦葉五由善巧酬答所問謂蘇陀夷六由  
敬受八尊重法謂大生主七由遣使謂法授

尼八由持律爲第五人謂於邊國九由十衆  
謂於中國十由三說歸佛法僧謂六十賢部  
共集受具戒如是所得別解律儀非必定依  
表業而發又此所說別解律儀應齊幾時要  
期而受頌曰

別解脫律儀 盡壽或晝夜

論曰七衆所持別解脫戒唯應盡壽要期而  
受近住所持別解脫戒唯一晝夜要期而受  
此時定爾所以者何戒時邊際但有二種一  
壽命邊際一晝夜邊際重說晝夜爲半月等  
時名是何法謂諸行增語於四洲中光位闍  
位如其次第立晝夜名二邊際中盡壽可爾  
於命終後雖有要期而不能生別解脫戒依  
身別故別依身中無加行故無憶念故一晝  
夜後或五或十晝夜等中受近住戒何法爲

障令彼衆多近住律儀非亦得起必應有法能爲障礙以薄伽梵於契經中說近住律儀唯一晝夜故於如是義應共尋思爲佛正觀一晝夜後理無容起近住律儀故於經中說一晝夜爲觀所化根難調者且應授與一晝夜戒依何理教作如是言過此戒生不違理故毗婆沙者作如是言曾無契經說過晝夜有別受得近住律儀是故我宗不許斯義依何邊際得不律儀頌曰

惡戒無晝夜 謂非如善受

論曰要期盡壽造諸惡業得不律儀非一晝夜如近住戒所以者何謂此非如善戒受故謂必無有立限對師受不律儀如近住戒我一晝夜定受不律儀此是智人所訶厭業故若爾亦無有立限對師我乃至命終定受惡

戒勿盡形壽得不律儀雖無對師要期盡壽作諸惡業由起畢竟壞善意樂得不律儀非起暫時壞善意樂無師令彼得不律儀故不律儀無一晝夜然近住戒由現對師要期受力雖無畢竟壞惡意樂而得律儀設有對師要期暫受不律儀者亦必應得然未曾見故不立有經部師說如善律儀無別實物名爲無表此不律儀亦應非實即欲造惡不善意樂相續不捨名不律儀由此後時善心雖起而名成就不律儀者以不捨此阿世耶故說一晝夜近住律儀欲正受時當如何受頌曰  
近住於晨旦 下座從師受 隨教說具支 離嚴飾晝夜

論曰近住律儀於晨旦受謂受此戒要日出時此戒要經一晝夜故諸有先作如是要期

謂我恒於月八日等必當受此近住律儀若  
且有礙緣齋竟亦得受言下座者謂在師前  
居卑劣座或蹲或跪曲躬合掌唯除有病若  
不恭敬不發律儀此必從師無容自受以後  
若遇諸犯戒緣由愧戒師能不違犯受此戒  
者應隨師教受者後說勿前勿俱如是方成  
從師教受異此授受二俱不成具受八支方  
成近住隨有所闕近住不成受此律儀必離  
嚴飾僑逸處故常嚴身具不必須捨緣彼不  
能生甚僑逸如新異故受此律儀必須晝夜  
謂至明旦日初出時若不如斯依法受者但  
生妙行不得律儀又若如斯晝夜受具制  
屠獵姦盜有情近住律儀深成有用言近住  
者謂此律儀近阿羅漢住以隨學彼故有說  
此近盡壽戒住如是律儀或名長養長養薄

觀四

十一

少善根有情令其善根漸增多故如有頌言  
由此能長養 自他善淨心 是故薄伽梵  
說此名長養  
何緣受此必具八支頌曰  
戒不逸禁支 四一三如次 爲防諸性罪  
失念及僑逸  
論曰八中前四是尸羅支謂離殺生至虛誑  
語由此四種離性罪故次有一種是不放逸  
支謂離飲諸酒生放逸處雖受尸羅若飲諸  
酒則心放逸犯尸羅故後有三種是禁約支  
謂離塗飾香鬘乃至食非時食以能隨順歎  
離心故何緣具受如是三支若不具支便不  
能離性罪失念僑逸過失謂初離殺至虛誑  
語能防性罪離貪瞋癡所起殺等諸惡業故  
離飲酒能防失念以飲酒時能令忘失應不

應作諸事業故後離三種能防僥逸以若受用種種香鬘高廣牀座習近歌舞心便僥舉尋即毀戒由速彼故心便離僥若有能持依時食者以能遮止恒食時故便憶自受近住律儀能於世間深生厭離若非時食二事俱無數食能令心縱逸故有餘師說離非時食名為齋體餘有八種說名齋支塗飾香鬘舞歌觀聽分為二故若作此執便違契經中說離非時食已便作是說此第八支我今隨聖阿羅漢學隨行隨作若爾有何別齋體而說此八名齋支總標齋號別說為支以別成總得支名故如車衆分及四支軍五支散等齋戒八支應知亦爾毗婆沙師作如是說離非時食是齋亦齋支所餘七支是齋支非齋如正見是道亦道支餘七支是道支非道擇

疏四

十二

法覺是覺亦覺支餘六支是覺支非覺三摩地是靜慮亦靜慮支所餘支是靜慮支非靜慮如是所說不應正理不可正見等即正見等支若謂前生正見等為後生正見等支則初刹那聖道等應不具有八支等為唯近事得受近住為餘亦有受近住耶頌曰  
近住餘亦有 不受三歸無  
論曰諸有未受近事律儀一晝夜中歸依三寶說三歸已受近住戒彼亦受得近住律儀異此則無除不知者如契經說佛告大名諸有在家白衣男子男根成就歸佛法僧起殷淨心發誠諦語自稱我是鄔波索迦願尊憶持慈悲護念齋是名曰鄔波索迦為但受三歸即成近事外國諸師說唯此即成迦濕彌羅國諸論師言離近事律儀則非近事若爾

應與此經相違此不相違已發戒故何時發戒頌曰

稱近事發戒 說如苾芻等

論曰起殷淨心發誠諦語自稱我是鄔波索

迦願尊憶持慈悲護念爾時即發近事律儀

稱近事等言便發律儀故以經復說我從今

者乃至命終捨生言故此經意說捨殺生等

略去殺等但說捨生故於前時已得五戒彼

雖已得近事律儀爲令了知所應學處故復

爲說離殺生等五種戒相令識堅持如得苾

芻具足戒已重說學處令識堅持勤策亦然

此亦應爾是故近事必具律儀頌曰

若皆具律儀 何言一分等 謂約能持說

論曰若諸近事皆具律儀何緣世尊言有四

種一能學一分二能學少分三能學多分四

能學滿分謂約能持故作是說能持先所受故說能學言不爾應言受一分等理實約受等具律儀以具律儀故名近事如是所執違越契經如何違經謂無經說自稱我是近事等言便發五戒此經不說我從今者乃至命終捨生言故經如何說如大名經唯此經中說近事相餘經不爾故違越經然餘經說我從今者乃至命終捨生歸淨是歸三寶發誠信言此中顯示已見諦者由得證淨舉命自要表於正法深懷愛重乃至爲救自生命緣終不捨於如來正法非彼爲欲說近事相故說如是捨生等言設說亦非分明理教誰能准此不明了文便信前時已發五戒又約持犯戒說學一分等尚不應問況應爲答誰有已解近事律儀必具五支而不能解於所學

處持一非餘乃至具持名一分等由彼未解  
近事律儀受量少多故應請問凡有幾種  
波索迦能學學處答言有四耶波索迦謂能  
學一分等猶未能了復問何名能學一分乃  
至廣說若闕律儀得名近事第十四必芻勤策闕亦  
應成彼既不成此亦應爾何緣近事乃至必  
芻所受律儀支量定爾由佛教力施設故然  
若爾何緣不許由佛教力施設雖闕律儀而  
名近事非必芻等迦濕彌羅國毗婆沙師不  
許闕律儀得成近事此近事等一切律儀由  
何得成下中上品頌曰

下中上隨心

論曰八衆所受別解脫律儀皆隨受心有下  
中上品由如是理諸阿羅漢或有成就下品  
律儀然諸異生或成上品為有但受近事律

儀不受三歸成近事不成近事除有不知  
諸有歸依佛法僧者為歸何等頌曰

歸依成佛僧 無學二種法 及涅槃擇滅  
是說具三歸

論曰歸依佛者謂但歸依能成佛無學法由  
彼勝故身得佛名或由得彼法佛能覺一切  
何等名為佛無學法謂盡智等及彼隨行非  
色等身前後等故為歸一佛一切佛耶理實  
應言歸一切佛以諸佛道相無異故歸依僧  
者謂通歸依諸能成僧學無學法由得彼故  
僧成八種補特伽羅第十五不可破故為歸一佛僧  
一切佛僧耶理實通歸一切佛僧以諸僧道  
相無異故然契經說當來有僧汝應歸者彼  
經但為顯示當來現見僧寶歸依法者謂歸  
涅槃此涅槃言唯顯擇滅自他相續煩惱及

苦寂滅一相故通歸依若唯無學法即是佛者如何於佛所惡心出血但損生身成無間罪毗婆沙者作是釋言壞彼所依彼隨壞故然尋本論不見有言唯無學法即名為佛但言無學法能成於佛既不遮佛體亦攝依身故於此中不容前難若異此者應佛與僧住世俗心非僧非佛又應唯執成苾芻戒即是苾芻然如有欲供養苾芻者彼唯供養成苾芻尸羅如有欲歸依佛者亦應但歸成佛無學法有餘師說歸依佛者總歸依如來十八不共法此能歸依何法為體語表為體如是歸依以何為義救濟為義由彼為依能永解脫一切苦故如世尊言

衆人怖所逼 多歸依諸山 園苑及叢林 孤樹制多等 此歸依非勝 此歸依非尊

不因此歸依 能解脫衆苦 諸有歸依佛及歸依法僧 於四聖諦中 恒以慧觀察知苦知苦集 知永超衆苦 知八支聖道趣安隱涅槃 此歸依最勝 此歸依最尊必因此歸依 能解脫衆苦

是故歸依普於一切受律儀處為方便門何緣世尊於餘律儀處立離非梵行為其所學唯於近事一律儀中但制令其離欲邪行頌

曰

邪行最可訶 易離得不作

論曰唯欲邪行世極訶責以能侵毀他妻等故感惡趣故非非梵行又欲邪行易遠離故諸在家者耽著欲故離非梵行難可受持觀彼不能長時修學故不制彼離非梵行又諸聖者於欲邪行一切定得不作律儀經生聖

者亦不行故離非梵行則不如是故於近事所受律儀但爲制立離欲邪行勿經生聖者犯近事律儀不作律儀謂定不作諸有先受近事律儀後取妻妾於彼妻妾先受戒時得律儀不理實應得勿但於一分得別解律儀若爾云何後非犯戒頌曰  
得律儀如誓 非總於相續

論曰如本受誓而得律儀本受誓云何謂離欲邪行非於一切有情相續言我皆當離非梵行由此普於有情相續唯得離欲邪行戒非離非梵行律儀故後娶妻妾非毀犯前戒何緣但制離虛誑語非離間語等爲近事律儀亦由前說三種因故謂虛誑語最可訶故諸在家者易遠離故一切聖者得不作故復有別因頌曰

親四

十七

以開虛誑語 便越諸學處

論曰越諸學處被檢問時若開虛誑語便言我不作因斯於戒多所違越故佛爲欲令彼堅持於一切律儀制離虛誑語云何令彼若犯戒時便自發露能防後犯復以何緣不於遠離遮罪建立近事律儀誰言此中不離遮罪離何遮罪謂離飲酒何緣於彼諸遮罪中不制離餘唯遮飲酒頌曰

遮中唯離酒 爲護餘律儀

論曰諸飲酒者心多縱逸不能守護諸餘律儀故爲護餘令離飲酒寧知飲酒遮罪攝耶由此中無性罪相故以諸性罪唯染心行爲療病時雖飲諸酒不爲醉亂能無染心豈不先知酒能醉亂而故欲飲即是染心此非染心由自知量爲療病故分限而飲不令醉亂

故非染心諸持律者言飲酒是性罪如彼尊者鄔波離言我當如何供給病者世尊告曰唯除性罪餘隨所應皆可供給然有染疾釋種須酒世尊不開彼飲酒故又契經說諸有苾芻稱我為師不應飲酒乃至極少如一茅端所沾酒量亦不應飲故知飲酒是性罪攝又諸聖者雖易多生亦不犯故如殺生等又經說是身惡行故對法諸師言非性罪然為病者總開遮戒復於異時遮飲酒者為防因此犯性罪故又令醉亂量無定限故遮乃至飲茅端所沾量又一切聖皆不飲者以諸聖者具慙羞故飲酒能令失正念故乃至少分亦不飲者以如毒藥量無定故又經說是身惡行者酒是一切放逸處故由是獨立放逸處名餘不立此名皆是性罪故然說數習墮

數四

十六

惡趣者顯數飲酒能令身中諸不善法相續轉故又能發引惡趣業故或能令彼轉增盛故如契經說窣羅迷麗耶末陀放逸處依何義說醞食成酒名為窣羅醞餘物所成名迷麗耶酒即前二酒未熟已壞不能令醉不名末陀若令醉時名末陀酒簡無用位重立此名然以檳榔及稗子等亦能令醉為簡彼故須說窣羅迷麗耶酒雖是遮罪而令放逸廣造眾惡為令殷重遮斷故說放逸處言酒是放逸所依處故

阿毗達磨俱舍論卷第十四 說一切有部

音釋

廬

星延切

塗飾

塗同都切

職

切

暢

通也

補

特伽羅

梵語也

取趣

伽丘

蹲

徂尊切

屠

屠同

屠

都切

也

醞

紆問切

羅

梵語也

陀

梵語也

此

蘇沒切

迷麗邪

梵語也

醞

此云

末

梵語也

陀

此云

蔞酒陀

檳榔

觀四切

檳榔

木實也

稗子

稗子

解切

蒲

蔞何切

檳榔

觀四切

檳榔

木實也

稗子

稗子

解切

蒲

殺者

似

蔞

何切

檳榔

木實也

稗子

稗子

解切